



樂毅論考卷上

陳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大興翁綱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
學蕭子雲阮研也見劉有定衍極注或作蕭銑誤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
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覩其真閱翫良久匪
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
帝王所重恒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
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
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

太師箴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記

按智承此記特援陶隱居語梁陳時代既邇智永傳授有自當据此條為定論也則知隱居與梁武往復問答中有疑信相兼之語特一時將順其君之詞不足為据明矣陶隱居啟並載於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考遠是編前後載諸家論書皆無評斷原以資後人採擇耳

唐褚遂良撰右軍書目

右軍正書其共四十帖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付官奴弟二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弟三東方朔贊書與王循第四周公東征以下不具錄

褚遂良搨本樂毅論記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勅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

仕郎直宏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元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此條後來引用有作觀十二年者然以高士廉系銜言之士廉貞觀十二年授申國公其年拜尚書右僕射以此攷之蓋以十三年者當得其實

按智永及褚公所記皆右軍墨蹟也惟竇泉述書賦注云右軍正書世上稀絕蓋竇謂正書稀絕者指唐時士大夫家儲

奔之跡言之非可以概爾時禁中所儲也

張彥遠法書要錄載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仿以寫經傳永存寘題中精要而已據此啟言細書首推樂毅論矣及梁武答書云樂毅論乃微健健恐非真迹於是開陶又啟云樂毅論愚心近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又自陳臣愚博涉而不能精此則順梁武意以復之云爾與其初啟首推細書樂毅論者判若兩人矣陶又啟云樂毅論書乃極動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此語又正与智永留意運工語意相及即此前後啟中之語顯然周旋其君豈公論乎故凡後來

改鏡樂毅論者援梁武健健之評皆泥詞以害義者爾

唐徐浩古蹟記

王羲之真行草書齊梁已後傳秘跋尾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珣滿騫朱异等署名太宗皇帝寶於內庫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至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袋盛置作箱裹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趨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太宗於右軍書特留睿賞蘭亭樂毅論尤聞寶重嘗金金搨書人湯普徹等搨蘭亭賜房元齡等八人至高宗又勅馮承素諸葛

貞搨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此樂毅論在高宗時或是出於誤記也洎天后時平一齧齧之歲見育宮中先后當以褚公所記為正洎天后時平一齧齧之歲見育宮中先后閱法書數軸將搨以賜藩邸見宮人出六十餘函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標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可有十餘卷於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按唐時所謂扇者與今搨疊之式又非純扇團式可知蓋太平公主於內取樂毅等小函以歸平扇之云者標成片爾一任柳州日与太平子薛崇徹堂兄崇允連官太平公主下嫁薛紹說太平之敗崇徹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璪貽岐王以求免戾此書因歸邸第

按太平公主取樂毅論以歸其家此事徐浩武平一所記皆同而徐浩所記云太平之敗為咸陽老嫗投諸竈下武平一所記云太平之敗薛崇徹以貽岐王此書因歸邸第二說不同雖未知孰是然以時日則徐稍在後以事理則武得自的聞安知非老嫗投竈之說出於薛氏家人偽託乎香聞數里亭百花齊放之說似又較近於誕耳而後之論者專執徐記以為果燬於火其信然歟

唐書述叙書錄

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搨寫樂毅論

抄此列貞觀內府所藏樂毅論不獨馮承祖留所摹亦有太平公主借出所摹

牙所傳摹本者自有其本已異

矣

宋曾宏父石刻鋪叙

續閣帖十卷元祐五年庚午四月秘書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刊前代遺墨入石有旨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

工歷十一年乃成摹寫者待詔邵彰第五卷王羲之書黃庭經樂毅論蘭亭叙

岳珂寶真齋法書贊

跋唐摹右軍東方畫像贊云是帖在淳化秘閣與樂毅論並為真書之祖摹寫之合作以神合妙信乎唐人之為精也

按岳氏又跋劉憲無言帖云建中靖國初祐陵首賜緡錢十五萬刊秘閣續帖彙輯名蹟以踵元祐右文之規以紹淳化詒謀之烈劉公是歲為宣德郎正字獨被旨專董斯刻蓋樂毅論是元符年所上石見後董而此帖雖名曰元祐秘閣續帖實則續淳化閣帖而成故岳氏所謂東方畫贊樂毅論在

淳化閣帖即元祐秘閣帖也又按石刻鋪叙不言此帖內有
東方畫像贊而岳氏與樂毅論並稱者則必東方贊亦在右
軍書內而曾氏偶未及之耳合此曾氏鋪叙岳氏書跋考之
則知秘閣樂毅論是唐貞觀時所摹梁本無疑義矣
又按黃長睿東觀餘論云崇寧丙戌夏假信安劉文續閣帖
賜本十卷用桐紙六十枚自摹凡再浹月乃竟晴窓填耶織
微弗差惟逸少諸子書一帖書既惡繆廁諸王為不倫弟四
卷得四月三日問一帖可刪觀長睿此條則知弟五卷黃庭
樂毅皆長睿所嘗手臨矣不必其有專跋也

廣川書跋樂毅論全文一條

智永謂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蕭銑之流莫不臨
學此銑字是阮字已見前條然則此論不傳於世久矣此一語突
解與阮字引智永語不可得耶須知智永語意指歸在摹臨耳非
逸少真蹟引智永語不可得耶須知智永語意指歸在摹臨耳非
真蹟也陳文帝嘗賜與王雖號筆力鮮媚殆其臨榻之功勝
也陶隱居題語所謂陳文帝亦謂右軍真迹也即所引
以陶隱居題語所謂陳文帝亦謂右軍真迹也即所引
傳全帖本則可評爾矣所是謂右軍真迹也即所引
閣續帖第五卷之全本也陶隱居言樂毅論乃極勁利而非用
意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竟不知陶所言是周旋元符中
詔摹於石此句有樂毅論是元祐符閣中入石此可建中靖國
未以其書校之殆唐人書不逮舊本書何也所摹而云唐人即下

文所云王然聖俞愛之謂最奇小字者是也此語可資考據也
浙公本必廣川所舊聞是此全文本未購入秘閣時卒在元祐前
也則廣川必知此本原委矣何以引聖俞語而又疑之昔王沂公
善書嘗求得全文乃自石未破時摹尤為精余從其家得之非
今秘閣石可比方也

按董廣川此跋所謂王沂公得全文是從石未破時所摹未
詳言石未破是指何時何處之石

廣川跋又一條

樂毅論世無全文大約宋時士大夫皆以斷本為定品高紳所
藏石至海字止以史記校之不信全文故謂無全文
傳又其摹於此者蓋無取也蓋高紳海字校四纔得其一耳今世

此論微麗健恐非真蹟陶隱居亦疑摹本此不足引據梁去東
晉六十年其書不存况今去梁後又數百歲真智永褚遂良皆云
語概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此語有誤唐貞觀長孫無忌等乃
是從一本模出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此語可資
誤認馮承素所見有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此語可資
所謂莫能辨者莫辨其孰為真耳又安知宋時所得傳必無馮承素
乎摹六本之一二乎即如元祐秘閣全本豈得謂非唐摹梁本
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嫗投書竈下是陶隱居所評已止
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真邪前條予已言二不可說不同其投書竈下
存而馮承素所摹六本豈得謂無流傳一二者乃廣川必執謂不
陶評之本已止不知廣川的評聞陶評是某本馮摹是某本太
平所取是某本此一斷定乎

廣川跋又一條

舊傳樂毅論誤書兩字以雌黃點正以今所傳校於舊史異者
蓋二十八字其文意自不相妨蓋書傳已久不能無誤昔時於
秦^珍兵部家得別本樂毅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校今秘閣
石本亦可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所書也

按廣川此條於所見秦^珍家本疑為王著書未知即山谷所
言是王著書者否要其謂此本可與秘閣本上下相敵則此
別是一本而山谷所言完本是王著者非指秘閣續帖之完
本可知已

廣川跋又一條

歐陽永叔以遺教經為唐寫經手黃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

不及樂毅論不知樂毅已遭火而別本為薛崇徹所藏止於五
溪其榻本皆摹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

按廣川此條不足據也所援遭火者徐浩^古迹記語也所援

薛崇徹所藏者武平一法書記語也二說不同焉知孰是而
廣川顧必執遭火之說為定乎且平據武平一所記太平公
主敗後薛崇徹懷樂毅等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璿貽岐王
此書遂歸邸第此初不言樂毅論也其下文又云崇徹弟
崇簡娶梁王宣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為其所有後獲罪五溪
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此乃謂太平公主家所
得唐內府之他蹟也非指上條樂毅論言也且言其他諸書

或仍歸御府或散朝士家亦未嘗言皆止也乃何以董廣川
誤讀此文牽連誤記至於如此宜其前條以馮承素所摹六
本誤為馮承素所見六本矣

廣川跋又二條

跋徐浩開河碑云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於法者正似唐經疑有生字
所傳者耳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蘭亭叙樂毅論便知逸
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勒以傳不得當時下筆意至
其合處猶度越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
以法度論也

跋徐浩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容執

疎字細畫短古故當在伯仲間

按廣川此二條皆可參證秘閣本樂毅論勿謂廣川僅以唐
經生書目秘閣本也蓋廣川亦以為唐摹本而措語偶未圓
耳

廣川跋又一條

跋唐經生字云後世論書尊逸太過如謂黃庭清濁字三點為
執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趨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揭右
入如此類者豈復有書耶

按此所謂時人福論燕字云云元祐秘閣本樂毅論燕字正
是如此廣川之言可為確證

○○○放翁題跋一條

塵

樂毅論縱橫馳騁不似小字塵鶴銘法度森嚴不似大字此後世作者所以不可仰望也庚申重九陸某書

按放翁此條正是秘閣續帖本為唐摹梁本之的据矣又按放翁此二語以塵鶴銘並論頗似山谷小字莫作癡凍蠅一詩之神理而秘閣此本元符中入石已在山谷南遷之後且山谷所說樂毅論是不全之本乃對王著所書全本而言則山谷所說王著書全文者固非秘閣本矣而其所謂不作凍蠅勝於遺教者指一不全之本則未知是何本以放翁縱橫馳騁之語度之又適與山谷語相合則豈秘閣完本既經梅

聖俞賞之安知未入秘閣前或有不全本亦是唐摹梁本與秘閣本可相證欵要之放翁此語極合於秘閣本則當為定評爾山谷跋更詳列於後

朱子題跋一條

跋舊石本樂毅論云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中嘗於高紳之子錢塘主簿安世家見此石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存中所記與歐陽公不同如此延之所謂錫山徐氏者豈又得之蘇州富家邪延之又謂損泐模糊則石雖幸存亦無復如此本之清勁矣續閣帖中所刻全文又不知所自來頃年曾

於折子明家見其所藏舊本絕似徐季海要皆非此本之也
朱子此條謂秘閣本不知所自來正與董廣川語可相證蓋
廣川亦以為秘閣所刻不知所自也又此條內折子明家一
本即山谷所謂王著書近徐會稽者則王著書一本非秘閣
本又可證已

歐陽集古錄一條

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紳死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
就閱或摹傳其本此語即翻其家秘藏之漸為難得後其子弟
以真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
為可惜也後有甚妙二字吾止友聖俞書也

趙明誠金石錄一條

樂毅論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錄云紳死某其子弟以石
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失火遂焚其石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
徐州時故郎中趙竦被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断裂用木
為匣貯之竦尤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竦歿今
遂不知所在

按趙明州此條元祐間趙郎中竦携此石於徐州此已在歐
陽公卒後十餘年其石尚在而歐陽集古錄已言石燬于火
此詳後條然則太平公主敗復既有武平一所記薛崇徹取樂毅論
貽岐王邸第之說其可執為定說遂謂後世無真本乎按真蹟之

夫此語二語真石之富家失
李姑溪集一條

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
断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緝綴續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後世之
傳布皆止於海字此見宋時海字本翻摹非一則其碎而不緝者良可惜也

陳思賢刻叢編二條

徐平甫云樂毅論石刻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
湖水中石缺過半面背皆有刻面十三行背六行後題永和四
年十二月十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昇僧權即樂梁人朱昇徐
僧權也又有艸書兩行云知足下行至吳念遠離不可居叔當

此十一字作
此行分証

西爾按十七帖遠今十七帖中亦有此一帖然不可居三字亦
已缺不全後有小字一行云大和六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

號疑若唐元度兄弟所摹蓋其字勢甚類元度書故也寶刻叢

前又載諸道石刻錄云晉樂毅論永和四其一即周越法書苑

所記高紳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此與姑溪集聞砧

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

子安世死於吳其家以石質錢因没入州民錢氏石已破為數

片以鐵束之當官者每令摹拓錢氏獻之給言比失火然毀矣

熙寧中吳大饑疫吾姻家趙子立以黃金買得之子立每欲摹

本必躬濡傳石以綿帛漬墨拓之自此雖權勢皆不可得向之

傳於人者益寶之矣以按歐陽公卒於熙寧五年故信或以為舊
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於石其後石入昭陵朱梁時温韜得之
復傳人間即高氏本是也沈括夢溪筆談云王羲之書其後他皆惟
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迹惟樂毅論是親書於石其後他皆惟
入昭陵朱梁時温韜得之復傳人間即高氏本是也沈括夢溪筆談云王羲之書其後他皆惟
公主以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朝入高紳學之士家已破為數
末後獨有海安字者是也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一富家得之亦
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存中之清勁義之小楷
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非其比按沈存中此條叙此頗詳又
惟所謂右軍親書於石為不足據其具後辨正矣至此條又
云或謂公且既云是石本則語有竊易之舉亦安得倉卒間別
而一傳者且既云是石本則語有竊易之舉亦安得倉卒間別
得而會者且既云是石本則語有竊易之舉亦安得倉卒間別
安得而會者且既云是石本則語有竊易之舉亦安得倉卒間別
說又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記智永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

摹出天下珎之蕭阮之徒莫不臨學又褚遂良記貞觀十二年
當以十三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蹟今直宏文館馮承素摸
寫賜長孫無忌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
楷則又書譜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之以織成袋盛之主
敗籍沒咸陽嫗竊舉袖中吏覺嫗投之竈中不可復得考此數
者之說未審孰是按此數說自以智永褚遂良二條為正其謂
公主所得之本武平一軍親書於石本出或說非有確据而太平
第則投竈中之說亦不得執為定論而子立所得高氏本字勢
奇絕非右軍親書於石亦摸真蹟而刻之者然石已破裂而字
蹟猶存得者宜寶藏之
臨川王厚之云樂毅論淳熙癸卯歲徐仁叔持以見遺按淳熙

卯上距歐陽文忠云此即周越法書苑所記高紳學士得於林
陵井中者也紳之子安世死於吳其家以石質錢沒入州民錢
氏遺火石焚裂為數片雖未甚損缺素厭州縣索取因給以不
存此即歐陽集古錄之說此條是其明證熙寧間吳中大饑疫始出碎石求售趙
子立捐黃金數十兩得之鉄掬匣藏躬自濡紙以綿帛漬墨浥
取所傳於人蓋寡子立死以授徐平甫徐氏二世秘藏不以語
人雖極加愛護亦日就剝落今則石面盡脫初見若不復有字
側目細視僅存髣髴拓取稍不謹石屑隨紙而起想不復能傳
遠矣子立名疎泉南人曾漕兩浙為都水使者二女無子徐平
甫諱康直寶子立長壻仁叔名壽卿平甫孫也因以其說考之

歐陽集古錄云高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富人失火遂
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甫金石錄云集古之說非也元祐
間予侍親官徐州時故郎官趙疎被旨開呂梁洪擊此石隨行
已断裂用木匣貯之疎甚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摸以遺
之疎疎歿今遂不知所在蓋歐公為質錢所給而趙德甫不知
後歸徐氏也朱子謂延之所云錫山徐氏者即此可證按褚遂良石軍書目樂毅論
四十四行而高紳舊本存二十九行又缺一角損者九行而後
二行止有一字至海字止字之全者三百五十七今伯仁所摹可
見者一百八十九字又內二十二字不全疎瘦僅存字骨不復
見運筆勢矣予先得舊本校歐陽氏所藏文忠公本分毫不異

今又得此遂附其後可以見物之變遷雖金石之堅亦就泯滅也

按寶刻叢編所載二條最詳備矣王厚之字順伯號復齋諸暨人軋道三年進士官淮西通判江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所著復齋碑錄已散佚惟見於陳思此編所引耳其云高紳本存二十九行者樂毅論連前題後年月凡四十四行高紳本自第一行題目起至如草云云一行末僅存一海字凡有廿九行也所云損九行者自第廿一行全於天下矣一行缺起至海字止一行凡缺九行也此九行每行所漸多直至弟九行全缺只留一海字其云最後二行止有一字者第廿八行僅一應字第廿九行末

僅一海字也今惟越州石氏所摹之本具存實存三百五十七字與王順伯所說正同竊按高紳此石在宋時已多翻摹之本而徐平甫此條云字勢奇絕若今日所傳越州石氏本則未知其字勢與此評相應否越州石氏本不著刻石歲月洪文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碑頗富今止矣此語在軋道初年則石熙明刻歷代法帖當在南宋紹興年間時在元祐之後淳熙之前石氏既雅擅鑿藏必不當以翻本入石然若果石氏所摹是此高紳家原蓄存廿九行之石未必似今所傳南宋時重摹石氏本平坦一律則南宋時越州石氏所摹傳海字本或又出於重摹矣試核之順伯此條所云止存

三百五十七字雖與今所傳海字本同而所云僅可見百八十九字又內廿二字不全則實非今所傳海字本也即此驗之是今日所傳摹不全本其所從來蓋此石未入徐氏之前已刻經翻刻而南宋時又加覆刻耳

又按順伯此條已言不復見運筆勢則何怪越州石氏以後又加重摹者不特字畫一律平坦而其筆勢亦與元祐秘閣所摹有不同者是則南宋時所屢翻摹不無因泐而斬有差失蓋海字本至今日竟未能執以為信矣

趙希鵠洞天清錄一條

世傳三帖皆以真蹟摹勒搨樂教論就石書丹石在房學士仲家已殘缺至海字後特屬趙立之家今重摹者猶有趙立之印于處蓋子自於右回至頁者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此紙此墨畫一字殘缺而清勁通暢正類蘭亭字以今世所重摹者幾一信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亦有之實

此又為趙字三
相傳有此說未必其果然也又此條內以今世所重摹者幾一信此是南宋末而重摹者竟有稍厚故之勢今見者雜在拓中冒稱澤帖之類者實有稍大之字體乃自宋末已有之矣又揚州傳好其真蹟之別乃是其致神而奪氣者指石未嘗摹紙矣福不思智亦謂書法兩字以雌黃治冷者是以墨之張乃之雌黃也始亦在右年未意望其不呈進而傳聞之說頗足信乎

趙希鵠此條前云重摹者有趙立之印則是高仲所藏至海字止也後云齊梁間所拓無一字殘缺則是全本在房學士所藏石之前者印此一條是一是二頗未分曉矣趙希鵠此書著於南宋其初不及王厚之西記之詳也

陳垣貞暄野錄一錄

土塊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碑石上存可見者一百一十九字皆用木匣鐵束甚實秘之徐氏之上世名鎮字君徽者
 劉公滋原文之殊瑣嘗與原文評論刻始未改此碑尤詳之樂毅碑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
 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書賜在奴其上書并僧
 權即梁朱昇徐僧權也其一石目越嘉苑而或為神學士得其石於徐陵井中者也凡二十九石缺
 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神之子安世卒於吳興其家以石質於州民饑氏家當古者每
 令摹拓錢氏厭之始為比夫其致矣熙寧中吳中大饑疫趙子三者以金質得之又之樂毅碑乃
 右軍親書於石其後石入昭陵朱果時過得之復傳人而印石民本也是北道良記貞觀中內出
 樂毅碑真跡今直入文帳馮承素摹寫賜長孫君等筆法精妙備盡楷則子三所得石民本字亦
 奇絕非右軍親書者石亦摹其跡而刻之者子立名疎與南人曾將潘雨所入為却水使也無子有二女
 長端徐康直字平甫即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家藏尤近之銘字表王順伯大卿序之
 皆有無跋尤謂當是歐陽公集古而藏焉民本相理命於後白紙錄其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

本不同王謂考之原古係高仲三子以石從微於南人其家失之遂焚其石今云後有本矣趙法
 父金石錄云秦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余特祀夜舍徐州時故印中趙誅被旨南三梁堰擊此石隨
 外誅沒石遂不知存蓋歐陽公為微氏所始而趙誅生刻不知石後得徐氏也又碑有朱昇
 徐僧權押符者乃梁朝摹刻之本上有小字云元和六年勅率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
 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其極有典刑此石出太湖時為齊氏所得刊二印為朱文云申
 國秋藏及章閣上房印闕字伯深孔通間嘗為江上宰官居于吳余及識之六誅與
 此本今不知此石尚存其家否

按陳垣在南宋末以餘較陳思而說更詳而載徐鎮君徽跋稱樂毅碑有二本
 一州太湖水中所得是梁唐摹刻一州房神學士本既稱右軍書於石者又援神記
 唐摹後刻是海字本出於唐摹審矣其謂太湖一本視為本稍肥則可見秘本

腴厚為本清勁抑而長惟大湖本右缺過半而秘閣本全則甚廣川因之秘閣
購書朱子志之秘閣全不知而自刻志知元祐秘閣所購全矣是於何者購以未入大
湖以前之全缺抑亦有人補完大湖所出右刻以應購者歟要亦宋人所傳大湖水
中可出後有永和年十月廿四日有异僧權字是即元祐秘閣全矣其無可疑矣

又按大和本所存前十三行後六月行雖不可考而其後上
有异僧權下有永和年月書賜官奴此亦必係唐摹六本之

一爾高紳本徐平甫謂是真蹟所刻則其後亦必有此題署
年月而斷裂久失之矣準此推之則吾今所得元祐秘閣石
本首尾四十四行具存獨年月下無書賜官奴字此則偶脫
失者正以其偶遇此本此處脫失書賜官奴字即依以上石
乃實見其不苟苟也則此必唐摹六本之一矣董廣川特以
其近出不知所從來朱子亦云而輕之者非確論也

山谷題跋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
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
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又一條云近世子士大夫書如前翰林侍書王著書樂毅論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

又一條云王著臨蘭亭樂毅論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則韻勝矣

又書遺教經後云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盖度越蕭子雲數等

又一條云余嘗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麋鶴銘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固知書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按山谷謂樂毅論在遺教經之上又以麋鶴大字並言又以

癡凍蠅借喻則所云完書是王著書圓熟而無韻者必非元祐秘閣所勒之全本矣秘閣之本元符時上石其時山谷已

遠謫戎州矣至於後來明末所傳完本帖尾妄加褚衛者褚

公貞觀六年尚未^出仕而妄加中書今河南郡公之銜王著

在宋初雖淳化閣帖偶有考次未詳者斷不至於謬妄若此涿鹿馮氏當日初入石之一本極其圓潤勝今所傳快雪本

十倍而以已有此妄加之褚銜矣且董廣川謂所見秦珍本

疑是王是著書與秘閣本相上下若果是後來明末所傳妄加褚銜之本豈有廣川稱其與秘閣本相上下者乎然則孫

退谷庚子銷夏記謂今世所行樂毅論是王著書乃又誤會

山谷語耳王著所書全文之本今不傳於世可知也
又按山谷所謂斷軼其半字瘦勁無俗氣者豈即高紳學
士家之海字本歟抑或是唐大和年所刻歟今不可得而
臆知矣

放翁題跋又一條

跋陳伯予所藏樂毅論云世傳中山古本蘭亭殘闕五字於是
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止於是
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止其餘妄偽亂真大抵如此今伯予
此軸皆佳後一本尤敦腴可愛未可以海字為定論也
按放翁此條足見宋時海字本翻摹非一矣而亦可見放翁

前條所評縱橫馳騁者非指此爾蓋宋時雖競推海字本而
翻摹既多必皆依高紳家原藏闕角石之三百五十七字本
摹出而不必其果皆王順伯後得之僅餘百八十九字者又
可知也即如薛尚功所摹鐘鼎款識內有採蘭亭法帖者蘭
亭帖是南宋人重刻汝帖於會稽故名蘭亭帖也以汝帖在
宋朝諸帖中尚不為至精之品而薛尚功最稱精研篆隸乃
僅丐汝帖賸餘於蘭亭帖以採入款識帖中則石熙明氏雖
最稱精鑿亦安知非偶取其時所重摹之高氏本以入石乎
然則今世所行樂毅論其元祐秘閣全本既被餘清齋帖邢
董諸家妄執其承謫之本以為梁唐摹本矣而高紳學士家

藏海字本不全石又多南宋時翻摹者為傳且其真本又不可得見也惜哉

米元章書史一條

樂毅論智永跋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按米老此條蓋其所見一本有人因智永此語另有用雌黃治改二字以冒充真本耳若果智永所謂梁摹之本尚存於世則在唐貞觀時諸公所記何庸特取馮承素所摹出之六本乎且米公所謂天竺僧本固未明著所改誤是某二字

也而况米公之後此本又復不傳乎至吳江邨乃憑臆傳會以所得後來重寫之本當之又何足深論乎

按宋賢所品鑒之語大略如右惟姜白石絳帖平一條云宣示帖在樂毅論之右此條亦應詳考者蓋論魏晉人書多稱鍾王鍾先於王也猶之通論古今書隸先於楷今之言鍾書者率以扁濶取其得隸意耳篆變隸隸變楷自其變者源其未變者先河後海之義也漢末能書者若師宜官若望象韋誕其遺蹟邈乎不可得擬矣惟鍾書當隸初變楷之際而晉時復有王臨鍾之蹟則鍾先於王言正楷者鼓篋祭菜之大端也然而正楷之宗則非可執此以畫定之蓋楷法至唐初

虞歐褚而後其矩大備由此問津以源其原則惟樂毅黃庭
為嫡祖矣若必重而上之推隸為入楷之始則世稱鍾王得
其大要可也

弇州山人續稿一條

跋樂毅論云沈存中謂樂毅論是右軍手書刻石唐文皇將以
殉葬此殆是夢中語而莫廷韓復以夢中紀之蓋宋有二石本
其一秘閣所刻其一高紳學士所藏蓋它摹本之壽諸石者也

按此謂它摹本者
即唐摹梁本也

孫月峯跋此條後復云子敬筆法全祖此論緣右軍素法多嚴
峻內押獨此論外拓而多姿子敬幼時效之其所入深復乃益

變而自成家皆此法為之骨

按此論子敬筆法所自極是
然外拓多姿語尚未盡耳 此刻

今有兩種一種肥而行濶一種瘦而行狹余所見寶晉齋東書

堂皆狹本傳雲館兩紙皆濶本狹者局促少趣停雲後幅稍勁

然風韻不及前幅沈瑞伯謂前幅字雖小局面實大有旨此

兩幅皆在吳中不知落何人手按月峯不知停雲前一本出於
元祐秘閣誤認為有墨蹟耶

論石莫如宋高紳家最古然其本不完至海字止今行世本無

海字止者則高本不傳久矣按月峯又不知宋越州石氏本是
至海字止而但据文氏停雲館所

摹則脫去末三行蓋世傳重
筆則脫失後三行者耳 元符所刻是以唐臨本入石者董

道謂不逮舊本今司寇所見謂是先堯榻則豈能加於元符弟

停雲二刻不知出元符出光堯未能臆定

按月峯云元符所刻是唐臨本則即梁摹正本矣此即元祐
秘閣第五卷之樂毅論也月峯既知有此本則此本一傳而
為南宋重刻元祐秘閣本在越州學舍見再傳而為傳雲之
前一本也月峯何以又云傳雲刻未知出元符出光堯乎想
月峯於元符刻本亦止耳耳聞非目見矣

元祐秘閣續法帖世倦翁寶真齋法書贊之樂毅論全文本

是元符中所勒石至南宋初有以此帖重摹刻於學越州學

舍者其字視元祐秘刻原刻稍細瘦此越州本之樂毅論此

越州石氏帖之樂毅論不同石今日流傳絕少惟賴明長洲

氏刻是不全本此是全文之本今日流傳絕少惟賴明長洲

文氏傳雲館重刻以傳之傳雲有二樂毅此其全本也文

氏傳雲所刻與越州學舍所刻絲髮不差今附著於此 前
天下字下內點作分隸勢秘閣原本已如此 彊燕而瘵道

彊字右上田失內小橫秘閣原本已如此 瘵上點起處向

左斜出秘閣即越州學舍本翻本已如此 則心無近事則字貝左直穿下

侵湊小撇秘閣原本已如此 心無近事事上橫左起處微

泐痕秘閣原本已如此 害不加於不字中直與撇接處小

泐痕秘閣翻本已如此 幾於湯湯水旁末下橫秘閣翻本

已如此

方恢大綱方內泐勢秘閣翻本已如此 顧仇仇个旁上外泐

小痕秘閣翻本已如此

屬內無下小橫秘閣原本已如此 時勢固然然下左點末外
小泐似多一小點者秘閣翻本已如此 鄰國望之之字中間
泐痕秘閣翻本已如此 雖二城幾於可拔字右邊長撇之末
尖接才下處似一帶起之小泐痕秘閣翻本已如此 何以殊
哉以字末點作分隸勢秘閣原本已如此 殊左多無上半秘
閣原本已如此 拔二城之連城字土旁接左撇間之小泐痕
秘閣翻本已如此 末二行致變屠二城此變字城字上之橫
泐細痕一道秘閣翻本已如此 末其字下橫左邊一小泐圓
痕秘閣翻本已如此 末句亦未可 亦字起頂之左微泐秘
閣原本已有 右舉停雲樂毅全本內損泐之十八處其秘閣
原石同

者、昔与宋越州學舍重翻元祐秘閣石本相同竟似同一石
而拓有先後者但宋末拓本稍肥而停雲稍瘦耳然停雲之初
拓未嘗不肥停雲此帖直作南宋覆刻秘閣本觀之可矣文氏
當日用舊拓上石精審至於如此惜其未能跋所來處耳越州
學舍本今世所不常有惟賴文氏此刻形神具肖豈可不表出
之乎今日停雲此原石又已泐蝕後學何從而知之愚此段附
著庶可抵姜白石稊帖偏旁攷矣嘉慶己巳秋七月廿九日方
綱記

張米庵真蹟日錄二條

韓朝廷自述其家書畫精良者以王逸少樂毅論小楷真蹟為

寂樂毅已止亦重言耳

言字蓋摹字之訛

吳能遠氏示余梁臨樂毅論後有邢侗再跋邢二跋在餘清齋帖然余細辨之係宋人筆尚未及韓太史家唐初臨本後有褚遂良小字兩行者尤為得其筆意

按此謂吳氏所藏是宋人書其識出邢董諸家上遠矣但未知所見韓氏本云唐臨者是何本耳其云後有褚書小字兩行惜未著其詳但既示小字則必此末有二行更小於前乃謂之小字也知必非馮氏快雪所刻妄加貞觀六年褚銜者矣

徐壇長圭美堂集一條

文氏所刻停雲館不全本黃庭樂毅像贊十三行皆以越州石氏帖重摹上石而樂毅論以長容住石帖尚有節通者短行一應海_二字各一行即宋人所推高紳家刻火毀石餘海字本也

按高紳家殘石是其所得舊石非高自刻也沈存中以為石軍時刻石固非而徐壇長又以為高自刻更誤矣

錄壇長此條可以見孫月峯所說今行世本無海字止者特沿停雲之誤耳停雲所見一拓本偶無此末三行即依以上石而其門下章藻刻入墨池堂帖則仍有此三行也



